

# 洪水猛獸江亢虎 (續完)

王成聖

## 首 都 虎 口 持 牙

民國九年秋，江亢虎自美返國，獲北洋總統徐世昌之助，取得護照，赴俄遊歷。主要目的，則在與虎謀皮。他想憑其三寸不爛之舌，說服蘇俄當局，支持他招募華工，開發外蒙，作為社會黨的試驗場。可是，十年三月他到俄國，遊遊赤塔一帶後，六月間以中國社會黨黨魁身份，應邀列席共產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，會中曾與列寧兩次會談，也曾與赤俄外長齊采林、主管遠東事務的越飛相晤。可是，他的籌邊計劃，却因為當年二月，俄帝藉清勦白黨謝米諾夫之名，派遣紅軍進入外蒙古，策動蒙胞宣告獨立。俄帝已將外蒙納入版圖，又怎容無兵無勇的江亢虎來分一杯羹呢？不過當年國內却盛傳江亢虎率領萬餘紅軍，攻陷庫倫，組成社會黨政府。為此，江亢虎曾致函友人，有所聲辯。這一封信所述經過，多半屬實，却也是一段珍貴的第一手史料，特予摘錄如次：

「當去年（按指民國十年）三月間，外蒙方在白黨掌握中。……在赤塔時晤見當道要人，及我國旅俄各界，商訂組織華僑義勇軍援蒙。……屢謁齊采林、托洛斯基諸氏，並外蒙駐俄新黨代表，協商確定辦法大綱四則：

一、俄國及遠東境內華僑，組織義勇軍約數萬人，協同俄軍驅逐蒙疆白軍。  
二、華僑義勇軍軍費，華人自籌之。惟未到蒙疆以前，其軍需軍實均由俄政府借支，將來如數償還。交通運輸，則由俄政府義務担任。  
三、白黨驅逐淨盡，紅軍應即退出蒙疆。由華僑義勇軍接管地面，維持善後事宜。

四、華僑義勇軍應輔助外蒙新黨，建設自治共和國。但仍合併為中華民國之一部。  
俄政府允許經過如上，而後遷延未見實行，緣弟非共產黨人，且暗中有力圖破壞者在也。七月間，俄外部復促速具草案，約期簽字，軍務部亦特許先立招募機關。方積極準備進行，華僑團體尤踴躍待命。不料八月中旬，齊采林電約晤談，

忽云蒙事別有解決，前議應暫緩辦。弟深訝其情詞閃爍，態度反覆，知內地時局必有劇變。而消息隔絕，揣度未從。後始探悉前之催促進行者，因張作霖被任蒙疆經略使，俄恐其發大軍入蒙，於己甚為不利。故欲假華僑義勇軍名義速了蒙事，以拒其來。繼而托詞緩辦者，因遠東與張已訂密約，外蒙悉以委俄，張得調兵悉力內向，無後顧憂。俄亦得自由行動，不必更借重僑軍，以分其戰勝之榮利也。未久直奉衝突，俄果獨遣紅軍，計擒恩欽（註：恩欽係白俄軍謝米諾夫所部，煽惑蒙胞組成偽政府者。）直擲外蒙，宣布獨立。華僑義勇軍之計劃乃完全消滅。」

這是江亢虎的自供狀，從而推知，當年他兩手空空，老虎口中將牙攔什麼華僑義勇軍，其結果是反被俄共所利用，箝制張作霖的援蒙東北軍，使張與俄共簽訂密約，葬送了外蒙古，又促成了直奉一次大戰，狐假虎威，反致為虎作倀。江亢虎當年的作為，全然是親痛仇快，釀成巨禍的賣國之舉。

當上海野鷄大學風起雲湧，雜植林立之際，有幾名北洋豪閥子弟，由於曠課太多，被南洋公學掛牌開除。執袴子弟一耍脾氣，便湊了幾萬塊錢，開辦一所南方大學，也不經過江亢虎同意，刻個圖章就請他當校長。登報招生，居然也來了五、六百名。於是不經考試全部錄取，南方大學擇吉開張。及至江亢虎又從俄國似門敗公雞般回國，栖栖皇皇，纍纍然如喪家之犬，正不知何往，無意間竟有一所大學平白無故的送到他手上。江亢虎大喜過望，歡天喜地的照單接收。他不敢再打國人避若蛇蠍的中國社會黨爛字號了，又做了一個自勵會的招牌，使南方大學全體師生一致加入為會員。然後分赴各地沿門托鉢，美其名曰籌募南方大學經費。他到南洋羣島，英屬各地不歡迎於先，荷屬各地拒絕居留於後，只好到泰國去撈了



民國九年幫助江亢虎赴俄游歷的北洋總統徐世昌。

幾票小錢。鏗而不舍的再到國內各處去化緣，他去四川，見到紳號「水滸」的四川省長劉存厚，劉存厚不假思索，在他的捐冊上寫下了若干萬元，樂得江亢虎搔耳撓腮，興奮難眠。天幸見，終於發了一筆大財了。詎料，翌日上軍需處領款，軍需處長一看劉存厚的圖章，便大搖其頭，拒不付款。江亢虎據理力爭，那位軍需處長却聳聳肩膀說道：

「省長蓋這一個圖章，就是暗號，叫我們不必開錢給你。」

### 朝拜廢帝出乖露醜

碰了這麼大的一個釘子，江亢虎財迷心竅，還不死心。他迢遙萬里到天津，謁見投閑置散的北洋總統徐世昌，徐世昌是何等的老奸巨猾，當他問明來意，先就向江亢虎來上一段苦經。江亢虎明知在徐世昌那兒榨不出油水，便退而求其次，請徐世昌介紹他去陸見滿清廢帝溥儀。徐世昌先則委婉拒絕，後來實在吃他逼不過，便給了張名片，叫他去見故宮內務大臣金梁。

金梁明曉得江亢虎是來打秋風的，一再推托，不讓江亢虎見到溥儀的面。可是江亢虎決不甘心入寶山空手回。他千方百計，死氣擺裂，逼得金梁沒法。另一方面也有點怕他兜出當年盜賣外銷的醜事來，只好安排他陸見一次。由金梁暗示，廢帝溥儀賞了中國社會黨黨魁、共產黨鼻祖江亢虎一個鼻烟壺和兩方田黃圖章。巨耐江黨魁食髓知味，函

電交馳的但求再行陸見聖上，金梁只好叫溥儀再賞他幾件「小玩藝」，前後得了個五、六千大洋的好處，江亢虎一路唸叨皇恩浩蕩的向上海去了。殊不知，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大戰，馮玉祥倒戈，回師北京驅逐溥儀出宮，在故宮找到江亢虎兩次卑躬屈膝討賞賜的把柄，交給報館公諸於世。江亢虎又貪小便宜吃大虧，原形畢露，給全國同胞罵得體無完膚，那才真叫做名譽掃地。馮玉祥給江亢虎的這當頭一棒，確實厲害。江亢虎信譽破產，連累社會黨、自勵會雙雙壽終正寢，即南方大學亦宣告解散。

誠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江亢虎娶妻楊氏，他把她安插在南方大學任祕書。自北京南旋，狼狽不堪。楊氏偏和他醋海生波，大打出手起來。只因爲江亢虎有一個來處不明不白的姪女，叔姪二人雙飛雙宿，打得火熱。楊氏積怨難忍，一頓大吵大鬧以後，乾脆脫輻求去，這一下更使江亢虎在上海存身不住，他只好老起臉皮，帶着他那位寶貝姪女雲遊四方，上湖南、入福建，向叛據惠州的陳炯明，貴爲東南霸王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，都拉上了若有若無的關係。民國十三年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江亢虎便也老起面皮東施效顰，又將他的中國社會黨，改個名字叫做中國新社會民主黨了。由江亢虎自任總理，下分九股辦事。

江亢虎自以爲有黨在手，大可魚目混珠，進而與南北軍閥打交道，便找個小小地方「實驗」他的社會主義也是好的。然而，他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，他身爲黨魁，要當老大，又有那一個軍

閱肯給他當副手，作工具？所以他的社會主義老實實驗不成，到處碰壁，鼻腫眼青，直落得走投無路，意興蕭索，沒奈何，就再往國外一躍。由上海到加拿大，靠往昔實實的關係，一混就是十來年。繼九一八、一二八兩次事件以後，國內抗日情緒高漲，團結抗日呼聲直聳塵上。江亢虎不甘老死異域，以為又有了可乘之機，乃以社會黨老黨魁姿態買棹返國。途中特地選道日本軍閥統治之下的台灣，台灣籍的社會黨人士許冀公親任東道主，還找到了幾位當年在南方大學混過的學生作陪。日據時代同胞嚮望祖國，對於祖國來人莫不予以盛大熱烈的歡迎，何況江亢虎還是一位「知名之士」呢。因此，江亢虎由熱情親切的台籍人士竭誠招待，從基隆一路暢遊到高雄。台籍名紳林獻堂、楊肇嘉等都和他詩酒聯歡，互有唱和之作。所不憚于懷的是日本人對他很不放心，派了便衣刑事警察，日以繼夜的釘梢跟蹤，嚴密加以監視。

### 遨遊台灣名紳盤桓

由於言詞便給，口若懸河，便有所謂言多必失，大出洋相。曾有一日，在台中歡宴席上，一位有識之士便當眾出了江亢虎的醜，當面請教：「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看到報紙上登得有江先生猝然逝世的消息。記得當時頗有謠傳，說江先生是被某方面遣人暗殺了的，時至今日，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語出，四座皆驚，唯有江亢虎，安謐如常，反倒哈哈大笑，答道：

「對對對，是有這麼一回事。那時候我剛從俄國回上海，生了一場小病。報上就有我週刺身亡的謠傳了。因為其後不久我又去了加拿大，所以不曾認真的關謠，只是在報上發表了一首小詩，向知己要好朋友表示一下，我還健在人世。」他所說的那一首小詩，是發表在大公報上的，詩云：

世人欲殺我猶生，噩耗遙傳亦自驚，收拾微軀憑二豎，安排浩氣入之清。少微未墜先祈死，大火初流且放晴，拚逐鳴夷江上去，怒濤休作不平鳴！

國人皆曰可殺，猶以「我猶生」自詡自傲，從這首七律，也可見江亢虎的臉皮厚過城牆了。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部份粵軍將領陳銘樞、蔡廷鍇、李濟深、蔣光鼐等上了共產黨的大當，在福建發表通電，宣佈成立偽中華民國政府，更定偽年號為中華民國元年，設偽首都於福州，其中也有所謂第三黨人物。江亢虎時在台灣，認為機不可失，與沖沖的趕去軋上一脚，殊不料閩中叛逆李章達、黃琪翔等對他不感興趣，冷在一邊，連陳銘樞等人的面都沒見着。江亢虎一住多時無人理會，着實不是滋味，拖到年底乃又悄然返滬入京。然而這一次碰壁却是因禍得福，因為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蔣委員長親入八閩，率師討逆，方只半月，便收復福州，收平亂事。閩變諸醜狼狽而逃，風流雲散，江亢虎有心報效助長叛亂，結果反因屏諸門外，國民政府通緝反側不見他的大名。

江亢虎從福州潛赴上海，西行入京，他在清涼寺找了個住處，不敢再用社會黨黨魁的臭名義了，便以哲學博士之銜，雜在夫子廟說書先生、鬻曲女郎之列，演說時勢，高呼抗日，却將論調一改，開始擁護中央，呼籲團結統一。因而引起了共黨份子的嫉視，指使外圍刊物，尾巴文人徐懋庸等口誅筆伐，羣起而攻。這時節的江亢虎正好應了一句俗諺：「豬八戒照鏡子，裡外不是人」，左支右絀，兩面都不討好。末了只有夾起尾巴再次遠走高飛，歷經河北、察哈爾、綏遠、山西等各地，去向西北軍將領，和山西當局閻錫山等大賣其膏藥，却又是周遊列省，一事無成。無處投奔時顏顏再回南京，竟又被人舉發，指控他曾參加閩變。南京衛戍總司令部鐵面無私的把他捉進牢裏去，關了好些天，最後還是由汪精衛出面把他保釋出來，也正其如此，和汪系有了香火之緣。南京也住不下去了，江亢虎便赴天津索居。二十六年七七抗戰，江亢虎又不甘寂寞，無恥已極的向日本皇軍送秋波，給高呼入雲霄的抗戰怒吼猛潑冷水。蜀犬吠日，已不值人一顧。及至華北、東南相繼淪陷。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變節降敵，當上了天字第一號大漢奸，江亢虎這才得了個跳火坑式的出頭之日，他再亮起社會民主黨黨魁的招牌自津南下，在漢奸羣中鑽一席之地。汪精衛吃他糾纏不過，做個順水人情，派他當偽考試院副院長。偽院長則由另一名老牌漢奸王揖唐在北平遙領。江亢虎熱中政治，走了一輩子的旁門左道，熬到五十八歲才當了一個漢奸偽官，比比羣奸之中，猶以他的偽官癮最濃，在偽考

試院裏跟女職員拉拉扯扯，勾勾搭搭，鬧出不少笑料。又以爲典試、襄試委員的名字大做其嵌字格的歪詩。當僞安徽省長出缺，他也曾見獵心喜，到處找些皖轍同鄉去向汪精衛請願，要求汪精衛以江亢虎繼任僞安徽省長，頗有斯人不出，如皖民何之概。那汪精衛也是根回鍋油條，把江亢虎的猴子把戲看透了，來上個裝腔作啞，相應不理。

江亢虎謀差不遂，懷恨在心，便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目赫然而爲「餓死事大」。嬉笑怒罵，語語含刺。他坦承自己下水當漢奸是爲了「餓死事大」吃飯問題，然而却是備位閑曹，冷羹殘粥吃不飽，原爲怕餓死而失足，結果是失足以後仍有餓死之虞，因此餓死事更大了。言下之意，汪精衛當漢奸非爲混飽肚皮，那當然是「失節事小」有以致之。這篇文章把汪精衛罵得很慘，在淪陷區曾經傳誦一時，汪精衛自此對他更爲不憚，可是江亢虎笑罵由他，好「官」仍優爲之，連汪精衛都拿他沒法。未幾王揖唐當了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，江亢虎的僞考試院副院長也就不得不水漲船高扶了正，直到抗戰勝利之日爲止。

### 劣跡多端結局淒慘

一生鑽營，四年漢奸。抗戰勝利江亢虎便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。首都高等法院網開一面，判他無期徒刑。可是江亢虎居然不服，初審、覆審兩度上訴。眼見最高法院行將定讞，他又出人意外的控訴主審法官「枉法」，成爲當時不大不小的花邊新聞。案經南京地方法院審理，地院認爲江亢虎叛國有據，主審法官用法量刑均無不

合，乃予不起訴處分。江的無期徒刑移付上海提籃橋監獄執行。三十八年五月上海淪陷，提籃橋監獄囚禁的漢奸名單，送到了毛澤東的面前，毛曾看到江亢虎的名字，回想起自己當年還是看了江的社會主義之作，方始起「義」當共產黨的，因此下張條子加以特別優待，這才讓江亢虎當上監獄圖書館管理員，以迄於死。

民國九、十年間，隨着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浪潮，社會主義一度有如狂飈烈燄，吹遍了中國學術思想界。共黨頭子瞿秋白等、無聊文人張西曼等相率朝俄，梁啟超九年三月自歐陸返國，在吳淞中國公學發表演說，斷定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必將崩潰，言詞之中對列寧至表敬佩，曾有：「以人格說，在現在以列寧爲最」的說法。於是，張東蓀在他所主持的上海時事新報上特闢：「基爾特社會主義周刊」，另行發行「解放與改造」半月刊鼓吹社會主義，討論勞工問題，大肆介紹馬克斯、列寧的著作，詳細報導蘇俄革命後的種種狀況。緊接着，由梁啟超贊助、兵學名家蔣百里（方震）主事的共學社，也在東方雜誌十七卷十四號上登出如次的啓事：

「馬克斯的學說，在近時思想界佔很重要的位置，現在更是它的發展時代。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，都該研究的。但是此項材料我國尙少輸入。本社爲此特地選擇研究馬克斯的重要著作，譯成叢書，不久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特此預告。

其後，共學社的這一套叢書，接連出了九本之多。

社會主義在民國九年、十年間掀起熱浪，十年七月二十日，世界禍害之根源——中國共產黨便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一所私立女校中打起鑼鼓開了張，當時出席的「各地代表」只有十三個人，是爲陳公博、周佛海、張國燾、劉仁靜、包惠僧、陳潭秋、董必武、李漢俊、李達、何叔衡、毛澤東、鄧恩銘和王盡美，所代表的「地區」是廣州、北京、湖南、武漢、山東、上海與日本。俄共第三國際派了兩名代表列席指導，是爲胡定斯基與馬林。

然而，江亢虎却是在民前五年（光緒三十三年，公元一九〇七）即已閱讀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理論，而且爲之着了迷。自此立定志向，決心著書立說，奔走倡呼，要做一個馬克斯社會主義中國教宗，開山鼻祖。兩年後（民前三年）他即有專論發表。稱得上是毛澤東之流的祖師爺，謂之爲共產黨的開山鼻祖，誰曰不宜？

### 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文稿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。